



母亲节就要到了。其实，世间大多数的母亲都不会去特意关注这样一个节日，在她们心里，她们永远幸福着子女的幸福，痛苦着子女的痛苦。这是天下最无私的爱、最不计回报的付出。

礼物、鲜花、大声说出爱，这些都是母亲节的主题，然而，与母爱相比，这些都太轻太轻。感恩与祝福、关心与爱，但愿这些都不只存在于母亲节这一天，而是时时刻刻盈满我们的心间。

编辑：孔昕
邮箱：kongxin307@163.com
美编：牛长婧

京漂之后，妈妈经常冬天到我这里住一段，躲开南方凄风苦雨的冬。我在同一个小区混了三年没坐过公交车，不知道菜场在哪里，她居然跟着邻居的老太太，去三站外的大集贸市场买回菜来。每天窗明几净、热饭热菜的日子，让我陡觉自己还是个人，而不是睡在一床衣被里的蛹，打扮停当出门的瞬间蝶变。

她对我好得没话说。我早已自食其力，也想为她略尽绵薄。但，我看了电视广告买的拖把不好用，还比超市卖的贵好几倍；我给她买的羊绒衫，假称是朋友送的，她一捻一搓：“呀，跟她说以后别买这牌子，羊绒含量太低。”经人推荐，找个戏园子带她看野相声，到中段，我越来越难受，最后，还是她开了口：“咱走吧。”段子过黄，我与她都消受不了。

我很懊恼：我太笨，被父母养得

我有两个妈，一个是乡下的娘，也就是生我的妈；一个是城里的妈，也就是我的岳母，给我亲爱的妻子生命的妈。

我乡下的娘，今年六十七岁了，白发像白云；我城里的妈，七十一岁了，还满头黑发。我乡下的娘，整日在乡下的田里劳作着，在崎岖山路上奔波着，她手搭凉棚，盼望着我从城里回家。娘说，娃啊，挂在房梁上的那块腊肉还给你留着回家吃。我城里的妈，在社区广场上跳健身舞，她常常发来短信：晚上，一起来家里吃香菇炖老母鸡吧。

19岁那年，我认识了如今的妻子。那时她是家里的娇娇女。那年，一个乡下的青年跌跌撞撞走在尘土飞扬的县城大街上，自从认识了县城的小柳姑娘以后，我就开始自卑了，娘，我怎么出生在乡下啊。

小柳第一次牵着我的手去见她

猫猫与蛇，我与冰淇淋

叶倾城

太娇，其实我心中满满的都是爱意，却不懂得如何给出去。像青春耗不掉的激情最后变成蛮暴的力，我的爱成为沉重的歉意。我用尽一切方式，想对她好，却不得其法。

有一年中秋，有人送我一张冰淇淋月饼券，那是家乡没有的牌子。我当机立断：要留到妈妈来的时候，给她吃。

欢欢喜喜打电话通告她，她当然说：“我不吃，你自己吃了吧。”我偏不。

早早兑来，当仁不让把它搁在冷冻室的中央。无数次，我半夜饕餮大发，在冰箱里地毯式搜索，都会遇见它。它是被禁锢的诱惑。我能想象它浓烈的口感，像女子的胴体在舌间融化。咽下肚，一条冰线缓缓沉降，是一根手指纤细冰凉的指尖，沿着脊柱轻轻下滑，让人打着颤，按捺着，想将背后那人抱个满怀。我曾经是个零食不絶于嘴的人，

至今仍认为“能坦然发胖就是幸福”。每一次与它面对面，都是天人交战，像半醉的房东太太，斜倚在沙发上，裙摆缝隙间隐约可见她丰艳的肉体。要拒绝，有多难？我毅然关上冰箱，转身就走。

隔几天，就在电话里催我妈：“你再不来，就化了。”后来改成：“再不来，就过期了。”总之，一两个月后，她上京了。还没安定，我就欢天喜地，把月饼搬出来，隆重地递给她。我妈抿了一口，就递给我：“你快吃。”

我心安理得接过来，全盘干掉。自己也笑起来：多滑稽。我妈从来没有表现过喜欢吃冷食，我夏天存一冰箱的冰淇淋，从来没见过她拿过一个。我明明知道，这月饼再存久些，最后还是落我嘴里，我这行为，简直就像一种造作、一种装腔作势、一种虚情的推让，透着那么“假”。但我抬头看看我妈，她笑得比我更真心真意。

这事过去好多年了。我无意中在网上看到一个帖子：一只家养的小猫，叼了条死蛇到主人床上，猫主人吓个半死。看帖的人都说她辜负了它，它千辛万苦捕猎来，忍住口腹之欲，专程送给她，与她分享。这是小动物能给出的最深刻的爱。我立刻想到了我的冰淇淋月饼。

一样的幼稚，一样的自我为中心：我喜欢，于是我坚信你喜欢。从来没想到，我的熊掌，会不会是你的毒药？也因此，更令人动容：这是我们能力范围内能送出的最美味、最昂贵的礼物了。我仿佛触及我妈心头又好气又好笑的甜蜜：这孩子几时才能长大，才能“善解人意”呢？但好歹，心里有了妈了。

于是，猫猫献出它的蛇，我献出我的冰淇淋，而我妈，没有生气。那当然，猫主人不过是小猫的养母，我妈，才是我的亲妈。

乡下的娘城里的妈

李晓

的妈，我怯声怯气叫了一声：“阿姨！”“阿姨”见到我的第一眼，有点城里人的矜持，连笑容也是那么吝啬。第一次在她家吃饭，小柳做的是香喷喷的红烧肉，我去厨房笨手笨脚给她帮忙，用小刀削土豆皮，手忙脚乱的我，一不留神把自己的大拇指削出了血，小柳赶紧用嘴吮吸着我的拇指，我转过头去，流泪了。就是这个心疼的动作，我就明白，我已走进了她的心房。

我记得中午吃饭时，小柳不住地给我碗里夹红烧肉，我埋头吃饭，很少说话。后来，“阿姨”问了小柳一句：怎么这么内向的一个孩子啊？小柳把头埋在她怀里娇声说：“妈，他是一个诗人，诗人都这样嘛。”

半年后，我开始管这个城里富态的阿姨叫“妈”，我记得第一次这样叫她，她愣了一下，不过很快反应过来，还亲热地拍了拍我的肩膀，哈哈大笑

起来。那天，城里的妈显得很开心，吩咐家里人：“晚上，全家人去吃火锅！”在火锅店，城里的妈拉起我的手叮嘱说：“你好好爱小柳啊，我不会嫌弃你在小柳工作的，只要你们两个人好！”我使劲点头，算是一个男人的承诺。那天，我似乎喝多了，河风把我的头发吹乱，我恍然听见，古老的城门忽然一声朝我打开。

半年后的一天，我才把城里的妈生下的女儿带回乡下，去见我的娘。布谷鸟在乡下的树阴里一声声叫着，我的娘见了我的女友，眼睛笑成了一条缝。我看见娘颠着一双小脚去院子里追一只鸡，爬上楼梯去取挂着的腊肉，在山冈上跳着去摘红彤彤的柿子，然后用井水洗了，塞给女友吃。

18年前的秋天，我结婚了。那天，城里的妈在泪光中送走她的心肝女儿，郑重地交给我。城里的妈送给女

儿从上海买回的戒指。我乡下的娘，头天就给所有故去的祖辈上了香、磕了头，然后赶来小镇参加我的婚礼，她背了满满一大背兜老家山冈上采摘的核桃。我看见，沉甸甸的背兜压得我娘像一把瘦弱的弓，一弯渐隐的下弦月。

我城里的妈，常常执意要去见我乡下的娘，她们的关系在我们这里被称为亲家，亲家亲家就是亲如一家啊。城里的妈去乡下时，亲热地挽着我的娘，要陪她去园里掐菜，去地里割草，去圈里喂猪，去山上牵羊。每逢我看到这一幕一幕，我的眼帘，就如山草上起了朝露。

城里的妈常对我说，你娘啊，就是在乡下闲不住，一辈子种粮食的命。我乡下的娘说，你那城里的妈啊，年纪比我大，还喜欢跳舞，那么快活，我真希望她活上100岁哟。

世间最疼你的那个人

积雪草

每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，大约都会有过一些疯狂的举动，都会偏执极端，都会犯错，我也不例外。

20岁那年，我以为自己是全世界最不幸的人，因为母亲在那一年里，几乎是怒不可遏地对我喊：“是的，我不爱你！你自己都不爱惜你自己，别指望别人会爱你！”我梗着脖子回望母亲，脸上写满不屑与叛逆，但内心里，眼泪流成了河，亲情构筑的世界顷刻坍塌。

母亲有三个儿女，我是最没有出息、最不长进的那一个，上学的时候，从学校里逃出来，以

为不上学也可以和别人一样，还嘲笑那些啃书本的人为书虫。工作的时候，背着母亲自作主张辞掉工作，认为自己的才华怎么可以在那小小的方寸间慢慢被磨蚀掉。失恋的时候，用刀片割自己的腕，全不顾及母亲的感受。任性、妄为、自虐、怪癖，从没有想过那些行为会给母亲带来怎样的伤害。

母亲终于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，对我说，她不爱我了。

这句话让我惶恐、失落、绝望。我是一个被自己的母亲抛弃的人。于是我带着一腔悲壮，去了另外的城市，一个人工作、恋爱、成家，拒绝听母亲的电话，因为除了我，她的身边还有两个优秀的儿女，反正我是那个可有可无的人，是邻居眼里的笑柄，是父亲眼中的失望，是母亲心头拔不掉的刺，我能做的，只是在他们的眼前消失。

不知不觉间，有了自己的孩子，自己也做了母亲，内心里有了一些回

转，但仍然坚持不肯回家，因为实在不知道该怎样跟家人相处。碰巧弟弟打电话来，说母亲病了，住在医院里。我一下子慌了起来，始知自己的内心里最重要的人，仍然是母亲。

急急忙忙收拾东西，请假，舟车劳顿赶到医院里，母亲并无大碍，静静地躺在床上，手里握着手机，只要电话一响，她就以为是我。

许久不见，母亲老了，岁月并没有眷顾哪一个人，时光的痕迹留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。

与弟弟秉烛夜话，弟弟说，这几年母亲几乎每天都是忧心如焚，后悔当初的话说重了。我听了默然不语。弟弟又说，母亲曾去过我居住的城市，只为看我过得好不好，却没有惊扰我。也曾暗中拜托她的亲戚朋友关照我，不让我知晓，怕我不能接受。就连每晚的天气预报，都要看看我所在的城市是阴是晴。

我仍然不语，但心中明白，母亲说不爱我，其实是句谎话，只为让我醒悟，她一直在我的身后默默地看着我、关注我，而我，竟然傻傻的一无所知。心中一阵阵抽抽地疼，眼泪在胸腔回流。

与母亲独自相处时，忽然忆起年少时，我们几个围在一起吃新鲜的水果，给母亲一个，母亲说她不喜欢吃；母亲带我们几个出去玩，烈日灼灼，我们几个喝饮料，给母亲，她说她不渴，我们竟信以为真。

年少的时候，我们还没学会辨明事情的真伪，只会一味地轻信。原来母亲也说了谎话，和她说不爱我是一样的，并不是她内心深处最真实的想法。

母亲的心胸博大如海、柔软如水，怎么会装不下一件事？怎么会容不下一个人？这些也是我做了母亲之后才懂得的。我终于懂得，世间最疼你的那个人永远是母亲！

这棵大树就是妈妈

张承永

儿出生的第二天，我们就经历了一次突如其来的打击。医院为新生儿做听力筛查，儿子竟没有通过。医生说，42天后复查。我难过地抱着儿子回到病房，把筛查结果告诉妻子。她神情迅速黯淡，随即哭了起来。很久，妻子才停下来，看着小床上的儿子，喃喃自语：“宝贝，我不想让你有任何意外。如果你真的听不见，即使倾家荡产，我们都会给你治病，哪怕拿我的生命去交换……”

我们在忐忑不安中度过了40

天。其间，我们刻意观察儿子对声音的反应。比如用力关门时，他会抖一下胳膊，或皱一下眉头。每当这时，妻子总会高兴地对我说：“你看，他能听到声音，他能听到！”

复查那天，我们一早就来到医院。妻子紧紧抓住我的胳膊，我能感觉到她的手在微微颤抖。轮到我了，医生只测了一次，就对我们说：“没问题，通过了！”那医生虽然面无表情，但在我们看来，却比任何笑容都要灿烂。

我笑了，妻子却哭了。她紧紧抱住儿子，伏在他耳边，轻声说：“宝贝，可把妈妈吓坏了！答应妈妈，以后要健康快乐地成长，不要让妈妈担心！”

看着妻子近乎虔诚的表情，我心里倏然一动。站在我眼前的，已经不

是恋爱时那个天真活泼的女孩，而是一个真正的母亲了。虽然只是几句儿子听不懂的叮咛，却是出自一个母亲对孩子最深切的关爱。

我突然想起母亲。从小到大，耳边总是萦绕着她的叮咛。蹒跚学步时，她守在我身边，叮嘱我慢慢走，小心别摔着。上小学了，她帮我背上书包，叮嘱我好好上课，放学后早点回家。上中学，她目送我推自行车出门，叮嘱我慢点骑，小心路上的车。即将远行，她含着眼泪帮我收拾行囊，叮嘱我出门在外注意安全，常常写信回来。我经常会有些不耐烦，心想母亲真够唠叨的，我都长大了，干吗还这么放心不下？现在想起来，才真正理解了母亲的一番苦心。在一个母亲的眼里，孩子总有太多

让她放心不下的地方。

儿子出生后，母亲从老家赶来，帮我照顾妻儿。儿子20多天，赶上麦收，她恋恋不舍地回了老家。之后她几乎每天都打电话，先问孙子的情况，然后叮嘱我好好照顾母子俩，不要让孩子着凉。末了，她总不忘对我说：“有空多休息，不要再熬夜写文章了，看你的头发都白了那么多……”

有这样一首诗：“有棵大树，春天倚着它幻想，夏天倚着它繁茂，秋天倚着它成熟，冬天倚着它沉思。这棵大树就是妈妈。”如今为人父母，才真正懂得了这首诗的含义。是啊，无论我们走到哪里，无论我们身在何方，我们的母亲，她都会站成一棵大树的姿势，永远伫立在我们回家的路上。

